抗戰日報

第三七八號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五角每月六元五角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營業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盟機過去五天中 在歐投彈九千噸

據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倫敦消息：在過去一百二十小時內，盟機曾七次轟炸漢堡，在該港先後投彈七千五百噸。此外，對魯爾區的轟炸亦更見加劇。該區已處在烟霧彌漫的火海中。過去五天內，盟機在希特勒歐洲堡壘下的炸彈爲九千五百噸。盟軍對德寇的空中攻勢，在繼續高漲中。

邁斯基任蘇外次

新華社延安廿八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蘇聯人民委員會任命伊凡•邁斯基爲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

克服敵寇反動派封鎖困難 紡一廠用土經織布

全體職工發揮了高度創造性

（本報訊）紡織第一廠，試用土經土緯織布已告成功。由於反動派對我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各紡織廠使用洋紗織布，深感困難，經紡一廠全體職工以高度的創造性，苦心研究至今，試用土紗作經緯綫，終告實現，困難已被克服。現正在不斷改進中。關於用土經土緯織布困難的克服，在該廠職工會生產委員會召開的技術研究會上，大家曾作了熱烈的討論。女工高玉明說明用土紗作經綫織布，紡綫時紡車要搖轉得快些，這樣紡出來的綫條才粗細均勻，普通能紡到八支紗，便可作經綫用。漿紗工人范燕兒說明漿土紗作經綫，每八斤土綫得用二斤白麵，拌十斤水，把紗漿好，用鍋蒸透，晒到半乾不乾的時候，輕輕提開，才能使斷綫減少。倫經工人楊寶欽說明現在收買的土紗作經綫用坨塔太多，在絡紗和製經的時候要能注意把坨塔夯接一下，或者在倫經架上要從一排綜輪紗，經過檢查後，斷綫的現象才會減少。織土經土緯的工人一致認爲斷綫的主要原因是老百姓紡的紗粗細不均，緊度太鬆，接的綫頭坨塔太多，克服的辦法是在發動羣衆用鐵二股的棉花紡紗，要有計劃的去教育指導羣衆紡經綫，同時工人要用最大的耐心，較織洋紗更細心的使用力量，才不致斷綫。經過大家致力研究，用土經織布，正在日益改進中，目前反動派準備圍攻邊區的消息傳至工廠後，工人極度憤恨，決以提高生產來粉碎反動派封鎖根據地圍攻邊區的行爲。過去每天九小時內用木機織布二丈多（寬一尺三寸），備戰動員大會之後，產量大增，工人施敬體每天織布已達六丈，工人孫國傑用土經土緯織出來的布，綫條緊密，布面平板，邊道整齊，重量足夠二斤半以上。現在全廠工人正在職工會領導下，配合張秋鳳運動，爲完成「織布質量平衡經常」的任務而鬥爭。

對反動派內戰陰謀 友區軍民同聲反對

（本報訊）據新從友區來人談：國民黨反動派進攻邊區的舉動，不但爲友區老百姓所一致反對，即友軍中反對者亦極衆，某地之友軍士兵聽到要打內戰，一連人之中一星期內就逃亡了廿一個。逃亡士兵對老百姓說：「六年來我們連日本人的影子也沒見着，又要敎打八路軍。爲了抗日我們不怕苦不怕死，要打內戰是不幹的！」另外某部的一批逃兵說：「我們從西安開來時，我們的長官說是打日本，現在卻逼我們反轉過來打八路軍。我們都是有良心的中國人，我們絕不能這樣幹！」

關中周圍反共份子 潛入邊區搶掠勒索

新華社延安二十九日電：關中訊，關中分區周圍之反共頑固份子及其特務便衣隊，近日來，時常出現於邊區境內，搶掠勒索，無所不爲。本月二十日，同宜耀四區組長張保興民朱考成等七人的鋤草班子於鋤草時，忽被騎一師二團二連綁架而去，嚴刑拷打一夜，勒索去法幣六百元、羊一隻，七人中只放回四人，其他三人仍扣留未放。該特務便衣隊在各村更加囂張，無惡不作。廿三日一日，同宜耀柳林區五鄉就被他們連搶劫兩次，搶去騾子一頭，鷄兩隻，晚上又來到處打搶威脅羣衆，使其無法安居樂業。同日內，該鄉村主任村長均收到特務便衣隊組長常送的三封恐嚇信，要麥子四石，限三天內送齊，並叫村主任村長到他那裏去，否則兩日內把村子燒光。但這些反共特務份子的罪惡行爲是嚇不住我們邊區羣衆的，相反地，已引起羣衆的切齒痛恨，他們說：「頑固份子叫我們死，我們就叫他活不成」。我邊防軍和民兵已進行戒備搶救，保護老百姓的生命財產。

晉察冀邊區 冀熱邊行署成立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八日電：自我冀東部隊以一部越過長城綫進入僞「滿」熱河邊境之後，該地人民得見天日，莫不興奮異常，工作日益開展，抗日政權紛紛樹立，邊區政府爲加強這一地區的領導，決定設立冀熱邊行署，代表邊委會領導各專署縣政府，執行抗日政策法令，並委李運昌任行署主任，朱其文爲副主任。李朱兩氏奉命後，即積極籌備，一切就緒，乃於「七七」紀念日於冀東某地舉行行署正式成立典禮，到會軍民五千餘人，情形極爲隆重熱烈。

嵐靜敵圖破壞夏收 遭我痛擊狼狽潰逃

寧•武•民•兵•用•土•砲•擊•退•出•擾•敵•

（本報訊）七月十六日晚間，敵寇巢巾東村、背明、四馬坊、歸樂城等八個據點兵力五百餘人，分三路出發到嵐縣一區合擊我駐軍。我軍得訊後，即配合民兵積極主動迎擊敵人，當晚十二時在東冶溝一帶與敵人接觸，激戰竟第二天上午十時，敵雖數倍於我，但被我軍擊潰，狼狽逃回。是役斃傷敵僞二十餘人（內有敵小隊長一人），我軍無損失。敵寇原先行打擊我軍，然後破壞羣衆夏收，至此陰謀全被粉碎，羣衆聞訊莫不興高采烈，紛紛犒勞部隊，計有肥豬二隻，羊六隻，慰問信數十封。

（寧武訊）某村民兵用土砲擊敵人的消息，傳遍附近大小數十村莊，大大的鼓舞了人民的勝利信心與戰鬥勇氣。該村民兵把土砲命中（數里外）出擾敵，打傷一個敵人的腿，敵陣容馬上大亂，隨即搶路竄回（敗退途中又被我軍某部跟蹤追擊二十餘里）廣大人民因此更加認識民兵的偉大力量，民兵也更加認清了這種武器的作用。

應付當前不利形勢 敵召開重臣會議

有田、山川出任外交顧問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德寇夏季攻勢五天內即被粉碎，盟軍在西西里的迅速勝利，希墨會談之束手無策，法西斯主義的開山祖墨索里尼的倒台，法西斯主義與軸心國之間的崩潰，這些不利於軸心的國際形勢之急轉直下，嚴重地影響了敵國日本。二十三日開的重臣會議，歷五小時，都討論這個形勢和日[illegible]

[illegible]

社論

發動精紡土紗力爭經濟自給

辦決軍民吃飯穿衣問題，是堅持抗戰建設根據地第一件大事，晉西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從建立的第一天起，政府就掌握了這一中心環節，提出並貫徹了發展農業生產，發展紡織手工業特別是羣衆紡織業的方針。三年來已獲得了很顯著的成績，只就發展紡織手工業來看，由於政府頒佈了獎勵與保護的法令，發放了大宗紡織貸款，改造與推廣了各種紡織工具，舉辦了很多的紡織訓練，獎勵了紡織的模範，興辦了不少示範性的公營工廠等，羣衆紡織情緒，空前的提高了，而且織紡技術提高了。紡紗織布已成爲一般婦女的一種要求，有些地區婦女紡織已相當普遍，自十一二歲的小姑娘至七八十歲的老太婆，都捲入紡織的浪潮中，不紡不織的婦女爲數很少，有的婦女赴二三十里遠的地方領花紡紗，有些市集上婦女賣紗買布的很多，甚至有佔趕集人數二分之一，以至三分之一者，有些地區過去不紡織，現在也逐漸發展起來，成爲新的紡織區。紡織工具非但舊式笨機全都恢復了，新式的改良木機約計增加一千餘架，手紡車就更多了。私人辦的小型工廠也有三十餘處。因此，抗戰前被機器工業摧毀了的家庭紡織手工業，又蓬勃的發展起來，而且產量大大的超過抗戰以前。根據去年不完全的統計，約產小布×××萬餘疋，解決了根據地軍民大部穿衣問題，增加了根據地人民的財富，打擊了敵寇和反動派封鎖的奸計。

但紡織業還存在着許多問題與工作上的缺點，只就我們常聽到的對土布的一些反映，就可以看出紡織業所存在的中心問題與工作上的主要缺點。有些什麼反映呢？這幾天布價漲了，這幾天回疲了，我們的土布質量不一致，有的好，有的不好，而且不好的多，一疋單衣穿不了一夏，一套棉衣穿不了一冬！這些時工廠與家庭紡織都有工作了，大量的產布，這些時沒有原料了，工作減少以至停工了，這個癥結在那裏呢？在洋紗問題上。因爲現在所用的經紗，除羣衆用笨機織布以土紗做經緯外，大部份是用洋紗做經綫的。洋紗是掌握在敵人與根據地以外的地區，洋紗輸入的多、價賤，我們的紡織業就可以大量生產，布價就低，洋紗輸入的少，甚至因封鎖不能輸入，我們的紡織業就要減少工作以至停工，產量少，布價就飛漲了。又因爲洋紗缺乏，偷工減料少用經綫的現象也多了，所以是布質不好，不爲羣衆所樂用，而且洋紗細，土紗粗，洋經土緯也配不好，織成之布，形成長方形，布質鬆散不堅固。固然布質不十分好，布價波動，因紡織生產不經常，還有紡織與推銷等關係，但依靠洋紗是主要的關鍵，因此，行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中，明確的提出發展羣衆紡織業。

（本段未完，下接第二版）

勞動英雄溫象拴

號召村民努力生產

全村二次鋤草已完成十分之九

（本報興縣訊）模範村在勞動英雄溫象拴參加晉西北各界堅持團結制止內戰民衆大會回去之後，即於十四日晚間召開全村公民大會，由溫象拴和另外幾個參加大會的農民詳細傳達大會的情形。到會羣衆對反動派進攻邊區非常憤恨，對共產黨堅決主張團結抗日盡全力制止內戰表示衷心敬佩。他們說：「多少有點人性的就該撤去包圍邊區的兵了吧！」勞動英雄溫象拴在會上號召大家「我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不要忘了生產，軍隊沒糧食吃是不成的，我們要把地鋤好多打些糧食，保證軍隊吃的飽穿的暖。」接着對本村的生產進行了檢查。全村二次鋤草已完成十分之九，僅有一小部份棄因雨的晚禾沒鋤二次，準備下次下雨後第三次鋤草時一塊再鋤。自上次檢查後到現在，沒一個人在家休息過一天，每天早出晚歸，午飯大部是在地裏吃的。特別今年新參加生產的初兒、廷金、謀提等六人和一個退伍軍人，一貫的保持着高度的生產熱情，不僅能跟上大家鋤而且技術一天天熟練和提高了。他們都說莊家活好學，怕的就是不幹。今年鋤草鋤的仔細，春夏雨水適勻，苗子長的不錯，也沒荒下一塊地。互助組在生產上起作用很大，現又由三十七名擴大到四十名，不僅人數增加，互助的範圍也擴大了，他們以鋤草互助為單位又進行了麥收的互助，並準備由鋤草一直互助到秋收。

靜樂六區興縣三區

村農會領導互助夏鋤

有病的農民禾苗沒有荒蕪
六十歲的老漢也組織變工

（靜樂訊）靜樂六區各村農民，熱烈展開鋤草互助運動。由於前些時候氣候忽熱忽冷，天氣驟變不定，各村害傷寒病者很多，有的竟傳染全家。時值夏收鋤草緊急之際，眼看秋苗已高，草荒田禾，農會有見及此，特號召全體會員，發起鋤草互助運動，現各地已普遍展開，如××崖一個姓趙的，一家人病倒在床，他在今年春耕時，曾借出糧食一石五斗，接濟過別人，農救會首先動員了三十四個男女早出晚歸，給他鋤了六垧穀子，別的村莊也動員十幾個男女幫鋤了三垧，在這種互助精神下，禾苗均未荒蕪。

（興縣訊）夏鋤開始，三區各村在抗聯農會的組織、發動與領導之下，普遍組織了鋤草互助變工小組。全區最好者爲××堵，全村三十戶，廿五個勞動力，按平素交情，地土遠近，需要勞動力多少等條件在自願原則下組合，共十個小組。現已變工五百二十九個，鋤地六百七十八垧，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比單人鋤草多鋤一百七十垧，全村秋禾已鋤過三分之二。現村農會幹事正檢查此項工作，推動各組互助到秋收。該區鋤草變工已普及於男女老幼羣衆中，如白鳳山、吳山銀、高有存三人皆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他們也組織了變工，三天鋤地三垧半。

松峪僱主增加工資

僱工加緊生產

（臨縣訊）七月十日，松峪村召開僱主僱工聯席會議，熱烈討論僱工生活與擴大生產問題。因物價上漲僱工家庭生活難以維持，僱工提請增加工資，十四戶僱主當即允諾，並說：「大家提出來，咱們也看到了。」經村主任、村工會幹事領導討論結果，一律照原定工價增加百分之卅，現在僱工更加積極，每日夜晚都給主家揹麥子，僱主們都非常高興。

保德韓家川民衆

夏收中組看田小組

（保德訊）在夏收中，韓家川行政村組織看田互助小組，參加者四百十七戶，共組三十一個小組。他們在野外蓋修了許多茅屋，日夜輪流看顧，同時訂有公約，如果田禾遺失，即按情節輕重，進行處理。互助看田辦法實行以來，從未發生過遺失田禾的事情，許多抗屬和孤寡人家的田禾，也受到保護。

以戰鬥姿態

開展張秋鳳運動

洪濤職工爲制止內戰加緊生產

（本報訊）以加緊生產來制止內戰挽救危亡的口號，在洪濤印刷廠全體職工人員中，已變爲堅決的實際行動。七月十六日全廠反對內戰大會之後，生產量已驚人增加。石印組工人閻徽齋提出每天增加義務工一個半小時，組內又進行了科學分工，每天分兩班工作，雖機器減少，但仍不影響生產，並較第一次開展張秋鳳運動中之生產量還超過百分之卅五。其他完成組、收發、鉛印組等雖然工作減少，但生產量仍未受到影響。脫離生產的職工幹部，在緊急號召下也提出每天除自己的業務工作之外，還要參加一部份生產，工務科鄭賀彥每天幫製版房磨石頭一塊，文書幹事李平，亦幫助收發每天數紙六百張，李指導員參加完成組當學徒，其他總務人員也提出在業務工作以外，[illegible]生產自力更生完全由他們擔任。全廠在共同的意志和一致的行動中，以戰鬥姿態進行工作。

又訊：該廠張秋鳳運動，在更緊張的工作中愈加熱烈的開展，組與組、個人與個人間的生產競賽中，大家都定出了奮鬥目標，簽了字，並正在爲完成預定的生產量、減少廢活、節省原料等向前邁進。即此項奮鬥目標，同時又爲和晉西北其他各工廠的競賽條件，並給模範工人張秋鳳去信提出友誼的生產競賽。

晉西北日人反戰盟員

精研「告日本國民書」

（本報訊）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晉西北支部及日本工農學校晉西北分校全體同志，看到岡野進同志的「告日本國民書」，都興奮異常，並用羣聚討論，深加鑽研。全體盟員一致認爲這乃是一個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件，乃是給日本一切進步的工農羣衆進行反戰工作的珍貴指示。大家認爲岡野進同志此一文獻，已把國內外的情勢與由戰爭帶給日本人民的痛苦清楚地描畫了出來，軍部對日本人民的麻醉與欺騙已被揭露無餘。工農分校學員對軍部欺騙宣傳，並會提出專題，展開熱烈討論，如軍部所說：「我們要以全國所有的力量來爭取勝利，否則我們就要變成英美的殖民地」，經討論後全體學員已一致認爲是一種荒謬論調，因爲中蘇英美不是爲了侵略而戰，而是爲了自衛而戰；戰爭的失敗只是軍部財閥的崩潰，而不是日本的滅亡，相反正因爲法西斯軍部倒台，日本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岡野進同志在文獻中指出：「工人停止製造軍需品，農民拒絕向政府和地主繳納糧食，士兵停止作戰：這時，不管將軍們怎樣揮動他們的指揮刀，大臣和公司經理如何「陣頭指揮」、「親自監督」，但戰爭早已不能繼續，政治、經濟也會團住不能運轉了」由此足見勞動人民的力量是如何偉大！」這一段話給大家無限信心與勇氣，全體盟員，學員，一致深信日本人民有此偉大力量，並決心喚醒與組織此一力量而加緊努力。

「告日本國民書」所示方針

朝鮮戰友深表擁護

（本報訊）岡野進同志的「告日本國民書」發表後，此間朝鮮獨立分盟請同志均極重視，目前已組織討論會，進行專門討論。據分盟負責人金世光同志談稱：這是日本革命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文獻，也是我們今天對日本法西斯鬥爭中一個新的武器。全體盟員都將細心研究，以便好好的掌握這個新的武器。他說：「朝鮮人民與日本人民同受日本法西斯軍部極端殘酷的壓搾迫害，岡野進同志在「告日本國民書」中確切的暴露了日本法西斯軍部的罪惡，反映了日本人民的痛苦與要求，這不但是日本人民的呼聲，同時也是在日寇凌辱下三千萬朝鮮人民的呼聲，而朝鮮人民所受的災害，是比日本工農大衆所受的尤爲深重」。他接着說：「雖然朝鮮的內部情況和革命任務，與日本有所不同，但鬥爭的目標則是一個——打倒日本法西斯。深信岡野進同志所指出的日本人民在目前爲推翻法西斯軍部的鬥爭方法，必將在朝鮮人民中引起新的激動。他們將會更快的覺悟發起來，與日本人民並肩戰鬥！」聞該分盟已準備把「告日本國民書」譯印成朝鮮文，向晉西北四周的朝鮮僑民中廣泛的散發，喚醒他們起來向敵人鬥爭，把岡野進同志這個輝煌的文件變成羣衆的力量。

各地敵僞人員

連續歸誠

（本報訊）領悟我方寬大政策，認清附敵絕無出路之後，岢嵐僞維持會財政科長呂大全、僞次僞警尉世忠、離石敵憲兵翻譯官鈴木武夫（朝鮮人）及僞村長侯廷直、三交僞軍高成德等，先後反正投誠，高成德並攜槍一枝，子彈數十發。我政府以彼等回頭抗日，均予安置優待，不咎既往。

發動精紡土紗力爭經緯自給

（上接一版社論）提倡精紡土紗，努力爭取經緯自給，雖是非常正確與必要的，我們知道，發展羣衆紡織業是發展羣衆手工業的中心環節，而目前發展精紡，解決經緯又是發展羣衆紡織業的中心環節，突破這一點是一個嚴重的任務。還在一九四一年後季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可是由於洋紗便宜與其他困難，沒有貫徹執行，現在的條件改變了，洋紗價高，且無來路，紡織的技術提高了，完成這個任務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必須堅持與貫徹下去。

爲了勝利的完成這一任務，我們認爲必須做到下列幾點：

首先，過去利用洋紗，解決了一部份原料的困難，今後洋紗不能來，而且我們主動的發動精紡代替洋紗，原料問題是值得注意的，解決原料的治本辦法，是推廣植棉，增加棉花產量，但節約棉花的使用，防止敵寇搶掠，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應提倡軍民冬季棉衣除盡量利用舊棉花外，改絮羊毛或羊絨，羊毛羊絨略加製造，既溫暖又經濟，節省下的棉花可用於紡織，同時棉花收穫時還要有計劃的收購接敵區的棉花，防止敵寇搶掠，並發動羣衆很好的保護棉花，不讓敵寇搶走一斤花。加之再從根據地以外地區以土產換取棉花。如此，原料問題可以大部解決。

其次，各公營工廠應改用土經織布，劃定自己婦紡業務區，依據行署規定的精紡土紗標準，具體製定紗支與收紗辦法，適當的提高紗價（或工資）大量採用土經，與織純土綫的布疋，過去個別工廠單純的從數量追求與營利觀點，不分好壞，爭價收紗，婦女爲了求快，求多，不注意技術的提高，客觀上打擊了精紡，這是不對的。現在收紗的辦法，還須改進，現在多數是發花收紗，由於紡織婦女是分散在無數山溝小村，單靠工廠發花收紗，是不能普遍的，往往形成了紡紗與收紗間不協調的現象，婦女紡紗無處賣，工廠要紗無處買。因此，工廠、貿易局、公營商店、合作社應根據婦女紡織的具體情況，在市鎮上設立賣花收紗的機關，建立紗市，保證婦女紡下的紗，隨時可以售出，換回棉花從事再生產。

第三，織純土紗的布疋，已往婦女是使用最舊式的笨機，既費力，產量又少，每天只能織布二丈，改良木機改用土經，還須深入研究，有無困難？如何改進？使適宜於使用土經，現在要大量推廣改良土機，這種機子每天能織布四丈多，且構造簡單，輕便價廉，宜於婦女使用，過去民間這種機子很少，行署已造成樣式分送各地，各地應認眞仿造推廣，訓練使用這種機子的技術，打下秋冬季大量發展精紡，織純土紗布的基礎。

第四，開辦訓練班，提高紡紗技術，動員婦女精紡，獎勵精紡模範，造成精紡土紗的羣衆運動，克服過去重量不重質的偏向。

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只有廣泛的發展羣衆紡織，才是徹底解決軍民穿衣問題的根本辦法；只有加緊精紡土紗，代替洋紗，才能保證布質優良，產量增大，生產經常，布價平穩。因此，發動精紡土紗，努力爭取經緯自給，是目前發展紡織的中心一環，我們應徹底認識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各級政府應根據當地具體情況，確定計劃，抓緊領導，切實貫徹；羣衆團體特別是婦救會應與政府配合訓練與動員婦女精紡，形成精紡的羣衆運動；公營工廠應成爲推行精紡的模範；貿易局、公營商店、合作社應把發動精紡，收買土紗，特別是土經，供給棉花，運銷土布（純土紗布）作爲自己的任務，主動的積極的去做。而且貿易局應組織這一工作，很好的配合進行，克服過去自流的偏向。

黨政軍民動員起來，協同配合，完成發動精紡土紗，努力爭取經緯自給的任務，爭取根據地軍民穿衣問題的完全自給。

意大利全境 反法西斯運動澎湃

——示威羣衆包圍德國大使館 正規軍與黑衫隊發生衝突——

據新華社延安卅日電訊：羅馬發生反法西斯示威遊行。大批人羣向中心街道挺進，痛擊德國人和法西斯份子，並搗毀建築在道上的法西斯徽章。示威羣衆包圍德大使館，未遇軍隊和警察的抵抗，大使館人員均逃之夭夭。在意大利北部工業區，全境均有大羣工人攻擊重要法西斯黨員住宅。伊斯的里亞半島亦有騷動，六十萬克洛特人舉行反法西斯遊行。熱內亞，都靈亦發生騷動。

米蘭工人總罷工尚未停止，澎湃的羣衆示威運動仍在進行中。示威羣衆將法西斯黨領導者四人殺死，德寇防空部隊二十五日曾向民衆開槍，以致民衆十八人被擊斃，傳意軍已將德防空部隊繳械。羣衆繼續遊行示威，高呼「和平自由不流血」「脫離德國」……口號，並要求釋放反法西斯領袖杜斯肯尼尼和其他反法西斯政治犯。正規軍與黑衫軍亦發生衝突。

意新閣解散法西斯黨 傳墨索里尼已被逮捕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意大利通訊社消息，意大利新閣首次會議決定解散法西斯黨。傳墨索里尼本人已被巴多格里奧逮捕，號稱墨索里尼喉舌的蓋達和斯蒂芬尼社社長莫爾加格尼傳亦自殺。意大利已下令由巴爾幹和法國調回二十六師軍隊，並派一師開到勃倫納山隘，阻止德寇繼續流入意大利北部。

阿爾巴尼亞游擊隊 重創德意軍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塔斯社伊斯坦堡訊，阿爾巴尼亞游擊隊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已控制阿爾巴尼亞大部分地區，僅佔領幾個孤立據點的意大利軍間的聯絡，全靠空軍來維持。最近，阿爾巴尼亞愛國者甚至在地拉那郊外與意大利佔領軍進行大規模戰鬥，在兩天激戰中，游擊隊擊斃意軍官兵二百四十三名，其中有上校一名。在埃爾巴森郊外，游擊隊擊斃德軍官兵一百五十名，而在勒斯哥維克與柏爾麥特地區之戰鬥中，游擊隊又消滅意軍官兵三百名。意軍屢戰屢敗，並大量槍殺和平居民，以資洩憤。然而以替人民復仇爲己任的游擊隊，更加緊戰鬥，到處襲擊，使意大利軍終日惶惶不安。

墨索里尼倒台 柏林東京慌亂不安

新華社延安廿八日電：法西斯三大頭魁之一——墨索里尼之倒台，在柏林與東京引起慌亂不安。廿六日，柏林官方對此支吾其詞，除重複羅馬公告外，不發一言，而報界對此雖著文評述，然亦故作鎮靜，各報差不多千篇一律的強調什麼「德國爲自己生存而戰鬥」，「對今後戰局發展有充分信心」，「德國爲了勝利，有戰到最後的決心」等等。這與「此地無銀三百兩」一樣，恰恰說明柏林對此次事變的恐慌情緒。廿七日，德外交部仍未有何明確的見解，僅謂「意大利只能反對英美及布爾塞維克」，聊以自慰而避免論及未來之發展。戈培爾的宣傳機關則揚言德國「人心平靜」。至於歐洲法西斯短腳弟弟——日寇，則更驚慌莫名。東條於今日召開閣議，外相重光葵在會上對歐局加以檢討，哀鳴「這一事件並不能影響日本政府的完成戰爭的方針」，並聲言「日本完成戰爭的決心毫無變更」。會後，東條復命令駐外使節「講求適應這一事態的萬全對策」，其慌張之情，得未曾有。

新華社延安卅日電塔斯社日內瓦訊，羅馬新聞界盛傳日前戈林乘機抵羅馬，戈林之到達，被羅馬當局嚴守秘密。

軸心衆叛親離 匈提出和平條件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據外國通訊社消息，匈牙利通過土爾其方面伸出和平觸角，願將一九四零年所鯨吞之南斯拉夫領土重新吐出，作爲獲取和平的交換條件（匈牙利曾於二十七日夜召開緊急閣議），其他巴爾幹各國亦表現有背向軸心之徵象。

羅斯福檢討戰局

——重申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決心 對蘇軍之英勇與成就備極讚揚——

新華社延安二十九日電：華盛頓訊，羅斯福總統昨日對全美廣播演說，檢討戰局。關於意大利事件，羅斯福重申卡港會議之決定，聲稱：「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黨徒均將遭受審判，並因其危害人類的罪行而遭撻伐。我們對於意大利的條件，仍與對於德日的條件相同，即無條件投降，我們在任何方面，均不致與法西斯主義商談，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有絲毫殘餘。意大利終必將重建自身，擔負此一重建工作者爲意大利民衆，他們將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關鍵，選擇其本身的政府。」論及蘇聯戰事，羅斯福着重指出：今日最嚴重而最有決定性的戰爭，正在蘇聯進行。蘇軍之成就，證明對其作任何預言均屬可靠。月初德方所發動的短促攻勢，其目的意欲提高德國民氣的孤注一擲。蘇軍不爲所惑，而堅決執行其自身進攻計劃——即與盟國全部攻勢戰略相配合的計劃。蘇聯人民與軍隊對斯大林委員長領導下所表現的熱忱決心與自我犧牲精神，爲空前未有，此乃拯救自身並協助其他被納粹威脅的國家，美國當樂於在未來世界中與蘇聯結爲良好鄰邦及誠摯的朋友。涉及太平洋戰事，羅斯福指出係一消耗戰，日方在消耗戰中，其飛機與船隻的損失已超過其所能補充者。羅斯福結語稱：我們非獲得全面勝利決不放手，現在如此，將來亦然。

新華社延安二十九日電：路透社莫斯科訊，蘇聯各報一致刊載邱吉爾所稱：盟國之任務爲應用一切可能之方法，加強對意軍事活動壓力，直至意大利無條件投降而後已一語。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倫敦訊，英國戰時內閣今晨（卽星期日）大多數閣員係從躲下喚起）在邱吉爾首相主持下召開特別會議，據稱內容係討論意大利之危機。

敵國人物 有田和山川

敵寇新任外交顧問有田八郎，在日本被視爲外交界中現狀維持派的領袖。一九三六年廣田內閣時，任外相，日德意三國防共協定即是他的傑作。七七事變後，宇垣外相時代，他是外交顧問，協助宇垣拉攏英國，企圖以遠東慕尼黑來結束侵華戰爭。宇垣被坂垣逐出內閣後，他繼任外相，對英誘脅兼施，迫使英國簽定了「有田——克萊琪協定」。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成立後，他隨着平沼內閣滾蛋。及至一九四零年米內內閣時代，他再度任外相，又策動遠東慕尼黑「解決中國事變」，迫使英國交出天津英租界之我國存銀，封鎖滇緬路。在日本統治階級心目中，以爲他對英國的脅迫利誘相當有辦法。今後對於離間英美，他將表演那一幕的醜劇。又山川端夫被視爲「條約專家」，巴黎和會和倫敦海軍條約會議，他是全權隨員，曾任外務省條約局長，此次起用，係技術顧問的性質。

奧勒爾方面 蘇軍繼續攻勢

各綫均有活躍偵察活動

據新華社延安電，據莫斯科消息：二十五、六、七、八、九與三十日六天中，蘇軍在奧勒爾方面繼續攻勢，每天挺進四公里至十二公里不等，佔領居民點二百四十餘處，包括奧勒爾東南十八公里的塔斯諾沃依——科洛德茲火車站。別爾哥洛德地區，蘇軍加強偵察活動，進一步改善陣地。頓巴斯（沃羅希洛夫格勒西南）蘇軍擊退德寇步兵及坦克進攻。列寧格勒前綫，亦積有偵察活動及大砲互轟，在個別地區並有局部重要性的戰鬥。克拉斯諾達爾西南偵察活動亦活躍。二十四至二十九日六天內，德寇損失坦克二百九十七輛，飛機三百十九架。

又據路透社記者報導，蘇軍佔領木深斯克和波爾霍夫後，對奧勒爾所加壓力最大，德寇所有可用的後備飛機均用於奧勒爾以北前綫，德寇空軍已削弱。德寇自動投降，駕駛員自動降落於蘇方據點的事，去年很少見，但今年已很常了。

× × × ×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破產

——蘇聯消息報社論——

據新華社延安電，塔斯社莫斯科訊，節錄消息報刊登題爲「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破產」的社論一文如次：墨索里尼之退出舞台，恰是表示法西斯營壘內的危機是多麼嚴重，首先證明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創始人」，他把意大利帝國主義強盜的貪慾變成爲法西斯組合國家的形式——在國內是黑衫黨的獨裁，在意大利國外是對沒有國防國度的強盜掠奪。由於進攻阿比西尼亞，佔領阿爾巴尼亞，武裝支持西班牙法西斯頭子佛朗哥，墨索里尼是第一個使新的世界大戰之力量開始奔放的人。帝國主義的擴張國外領土征服計劃及恢復大羅馬帝國的夢想，構成了法西斯主義的靈魂。墨索里尼的全部對內政策及其所有國際冒險，都是服從於這個目標的，並選擇法西斯主義爲達到這個帝國主義強盜政策的工具。在他活動的初期，即認希特勒爲自己的門生，雖然這個門生在野心上、在卑鄙狡猾方法上及在社會奸雄行爲上，很快就超過了他的「師傅」。墨索里尼是舉世公認的「法西斯主義之父」，而且過去他曾以充分理由說「墨索里尼只能與法西斯主義共存亡」。現在黑衫「首相」倒台了，這是以廿年努力建立起來的整個意大利法西斯制度的破產，是整個法西斯主義無恥的帝國主義計劃的破產。在將意大利導入軍事冒險之迷途，強使意大利人民充當希特勒信仰之犧牲品，及在此中損失了它一切的領土「獲得」以後，並理解到迫近的軍事災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遂土崩瓦解了。墨索里尼必須在他所建立的法西斯主義大廈的殘墟斷壁倒到他身上之前滾蛋。意大利「首相」倒台情勢中的特點，在於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已經完全破產，但尚未被殺死。決不應該懷抱這種幻想，以爲法西斯主義將與墨索里尼的滾蛋而自動死亡。只要那使意大利與德國聯結起來的軍事同盟存在，希特勒便有可能將其同盟者保持在他的軌道內，類似民主的、反法西斯的政府尚未在意大利發生，很可能，墨索里尼「自願」下台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頭子企圖以遣補「引退」的行動來挽救法西斯主義的或者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分崩離析，乃是一個既成事實。墨索里尼並不是從偉大的成功中試圖用勝利來拯救自己，他只是試圖超脫事變的。法西斯主義還未被殺死，還未被擊潰，但是它已經破產了。既然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尚未因墨索里尼的下台而被殺死，那末反希特勒聯盟各國仍直接面對着完全消滅它的任務，只有盟軍不僅予意大利，且予希特勒德國——軸心之魁首——以新的強力打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才能被消滅。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崩潰，只在開始，爲血跡所污的法西斯頭子之第一個環節已經折斷了，隨後就必定是希特勒集團的其他環節。現在比過去更生動而充分地證明了斯大林的話，即整個「德意法西斯陣營正經歷着嚴重的危機和面臨着死亡」，從西面和東面給以幾個有力的打擊，這個死亡就將成爲既成的事實了。今天，希特勒的戰車是拖着一個破輪走，它的「軸心」隨時都有折斷到危險，但是除非希特勒納粹主義——這更加危險和利害得多的敵人——代表着世界所有帝國主義者中最富有掠奪性的帝國主義者——德帝國主義者被擊潰，除非到那時候，刀劍總還是懸在世界上面，每一個人都不能滿足於既得的成就的。希特勒陣營中的危機是在愈益尖銳化和深刻化中，紅軍所予德軍的打擊，德軍在蘇德戰場上七月攻勢的潰滅，使希特勒德國致命災難的時刻更加迫近了。紅軍所予德軍打擊的重量，也反映在這個事實上，即希特勒已不能用軍隊去幫助他那身居生死關頭的盟友和走狗——墨索里尼。消滅已經犧牲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墨索里尼的去職，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使反希特勒聯盟各國，使我們的同盟國有必要提高對希特勒德國及其走狗之打擊的重量，藉以加速徹底失敗的的來。

豐衣足食的生活 永遠記着共產黨

——老池回民打鹽合作社給毛澤東同志的信——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三邊訊，老池回民打鹽合作社，頃致書解放日報，轉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袖毛澤東同志。原函稱：我們都是在國民黨區域要生活渡不下去，才逃到邊區來的回民。我們得到邊區政府的幫助，組織合作社、安置來打鹽，政府借給我們工具，借給我們食糧，借給一萬元錢，分配六間住窰，分配四十塊鹽場。從四月初到鹽池上，到現在我們已打五次鹽，出了四千馱鹽，值洋二十四萬元。×月份出鹽，賣了一萬二千多元，札工收入一萬四千元，種一畝地的菜，挖甘草百餘斤，開荒房已有一月，每日可以吃飯，每人並縫了一身新單衣，按現在計算，我們實在收益已有二十萬元。到秋天，我們準備買一頭牛，翻秋荒地，明年安種莊稼。我們現在豐衣足食，眞是過着天堂的日子，我們永遠記着這是你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賜給我們的幸福。你是中國人民的救星，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好的地方。但是現在公然有反共份子準備進攻邊區，破壞我們的豐衣足食的生活，我們誓死保衛邊區，反共派若打來，我們就一定要把他們打出去。我們全體回民爭取時間完成我們自己的產鹽任務，並參加自衛軍，進行戰鬥的準備，徹底消滅那批傷天害理的民族敗類。馬忠林率全體社員二十人敬上

大後方輿論一束

小人當道君子引退

「社會上造成一種頹風，習和驕奢淫佚的生活，在官的人對上官只知一味逢迎，對工作則敷衍應付；在上者也大都喜近阿諛卑諂之流，而嫌忠誠正直之士，相沿成習，政治遂不可爲。在這種情形下，一般有志之士，雖然懷抱着極大的抱負和無限的熱情，結果總不受排擠歧視，亦難安於其位，卒至憤懣以終；其狡黠者，一方面利用地位百般作惡，對工作只求應付，對長官則阿諛逢迎；意志薄弱者，遇事則唯唯否否，處處以穩健自居，卒至小人當道，君子隱退。政治上風氣之壞，無過於此。」（正氣日報五月二十九日社論）

「今天的上層社會需要有特別聯絡本領的人才，能[illegible]，這種本領，不能不賴經[illegible]，今天的中國社會，崇尚的是應酬交際拉攏斡旋，這一切都需要本錢，今天的下層社會，所崇拜的人是有錢有勢，社會環境如此，便不是講仁義道德所能濟事的。」（新中國日報五月十八日社論）

社會不平怨聲四起

「人心已是不安狀態，死亡事日增，反觀不少人過着淫靡的生活，只圖爭妍鬥麗，狂吃浪用，揮霍無度，簡直不知有戰爭同國事，生活對比，恰似一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活寫照。這大矛盾顯然是我國抗戰前途的隱憂。努力削弱，經由局部而漸及普遍，社會上不平怨恨的心理現象，已經漸漸形成。」（中山日報五月二十八日社論）

「若要大家吃，不能一部分人吃盡苦中苦，少數人盡量享受舒服，今日之日如何，游川記者皆言，是社會有缺陷有毛病。大家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才是極可隱憂的事。」（貴州日報五月二十日社論）

紙醉金迷士無鬥志

「一般說後方社會太缺少戰時精神，我們以爲老百姓對戰事可知的太少，可說的更少，未始不是原因之一。軍事以外，若經濟若政治更應該多檢討，毫不諱疾忌醫，我們總感覺一切還不夠堅實有力，經不起狂風暴雨般的試驗，有毛病的地方也實在掩不得了。」（大剛報五月二十九日社論）

「洞庭此次戰役，前線軍事所以稍卻，即受走私商人敗壞士氣之影響頗多，吾人鑒過去金華義烏守之教訓，則對此輩奸商劣宦非予以嚴懲不可，今日忠勇將士浴血應戰，因此類消蝕軍紀，及後方富貴豪吏紙醉金迷，使鬥志消沉。」（貴州日報五月十八日社論）

抑鬱苦悶墮落消沉

如果能深深的透過那些表面的繁榮，也許裏面正包含着無限的悽愴，在那黑擾擾的下，使有心人感到有些愁悶，在生活裏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大剛報五月二十四日桂林花絮）

「在生活所逼，抑鬱不散的，不平或鳴或沉默，而產生喪氣頹傷的情緒則一。」（貴州日報五月二十日社論）

「納粹的秘密警察統制下的人民，有不能暢所欲行的苦悶。英美等國學術研究很自由，某些國家的人民因喪失這樣的自由而大感苦悶。三十年前的帝俄工農階級的苦悶達於極點，現在的蘇聯不會有這類苦悶。消滅一些苦悶而產生的現象，可以有很多方法，如希特勒與其同好在國內已份子」，就有許多秘密警察集中營以及諸如此類的殘酷手段，滿清時代對付漢人，則採取了柔化手段，企圖從根本取消一「異寄皆」，但中國人民的苦痛，日趨普遍與深度，結果乃有辛亥革命。希特勒的手段，更不能減少人民的苦痛，將來的命運也就不難想見。消除苦悶和痛苦的方法，實在只有一個，就是把產生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取消，如像美國的獨立戰爭，這樣把社會生活形態整個改變，否則一切倒退的現象，都將繼續禍害國家的幸福與繁榮的。」（雲南日報五月二十日社論）

（上接第八版）無待自一九四三年三月間「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後，幾個月來，人們紛紛傳說，這是一本對中國人民的宣戰書，是爲發動內戰的思想準備與輿論準備（一二年決定命運），原來在書中已寫得明明白白了。

是的，確確實實有一批大人先生正在陰謀進行取消八路軍（新四軍早已被取消了）、取消陝甘寧邊區的行動，正在準備大內戰，甚至命令共特務——狗彘不食的托派匪類在西安公然提出解散共產黨，而且由中央通訊社爲之傳播。但是，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人民僅有自己的明智的頭腦與沸騰的熱血，他們將繼續發揮其大無畏的精神，爲着堅持抗戰、反對投降而鬥爭，爲着堅持團結、反對分裂而鬥爭，爲着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爲着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鬥爭，爲着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解放中華民族而鬥爭。同時，正是爲着這些，當着反動派敢於進攻他們時，他們也必須準備自衛。我們願意告訴一切陰謀家，中國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是消滅不了的，中國民族的生命、幸福與光明是消滅不了的！中國共產黨存在的二十二年歷史，就是活生生的證據。中國一定要走進步的與光明的道路，中國一定不要走倒退的與黑暗的道路，誰在這條消路上敢於凝手礙腳，誰就一定要碰破其可憐的渺小的頭顱。

說共產黨人是「自私」的嗎？中國共產黨人爲着民族與人民，棄家離境，隨時隨地可以爲人民的利益拋擲自己的頭顱，而沒有一個共產黨人會奪取人民的血汗，積蓄爲個人的私有財產。共產黨沒有一個發洋財或發大財的人。中國共產黨人到處爲人民工作，但決不是做官，更不想做大官。誰是「以個人的私慾爲前提」？誰是「以個人的私利爲中心」？請研究一下國民黨內部的情況吧！除了那些眞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之外，其中多少人刮削民脂民膏，多少人把民脂民膏變成個人的財產，多少人本來還一無所有，但一朝大權在握，就馬上銀錢纍纍，荒淫無恥，盜竊鉅資，這不是天下人所共見共聞的嗎？嗚呼！「公」也，「誠」也，「不自私」也，一切皆假托之名以行！現在確確實實有一批大人先生正在想假「公」、假「誠」、假「不自私」之名，解散共產黨，要取消邊區，要準備進行大內戰！如果不是「以個人的私慾爲前提」，不是「以個人的私利爲中心」，試問又是什麼呢？

（五）爲中國民族前途呼籲，爲中國民衆、中國青年們、孩子們呼籲！

戰後的中國應該是怎樣的中國，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共中央關於抗戰五週年宣言，已明白指出了。但是讀了「中國之命運」，我們有許多憂慮，應該及早提出正義的呼籲，而這個呼籲，和今日關於反對分裂內戰、堅持團結抗戰的呼聲，恰是密切相關的。

「中國之命運」在政治上是以舊專制主義爲基礎的：作者這樣稱頌清朝：「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猶能遠紹漢唐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爲元代所不及」。又說：「返觀我們中國歷代的政治，大抵對人民取寬大的態度，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中國人民老早就有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按照作者的說法：「自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於是有些人士，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我們知道：民主思想輸入我國，引起了我們國民大開了眼界。起來作推翻專制政體的鬥爭，而中山先生實總是這樣的戰士，照作者看來，這些都是白費的了。因爲中國老早就有「法治」了，當時不是說：如果沒有不平等條約，中國政治上舊的一切都已盡善盡美了。這種見解，不僅背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而且違反今日中國人民的意望，違反了同盟國反法西斯戰爭的目標。作者又說：「要知道我們中國的民主制度，決不以歐美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與階級觀念的民主制度爲模型」，就是說：不但不要新民主主義，並且也不要舊民主主義，而對於民衆又不許其自由，則這不是法西斯主義與封建專制主義的混合——新專制主義是什麼？則這不是中國式的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是什麼？作者所謂「民主制度」，不卻是這種法西斯制度與新專制主義制度的別名罷了。（法西斯德國不是還叫做「德國共和國」嗎？）

其次，作者把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行易知難的學說）完全向反動方面去解釋，而極讚孔子所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稱讚了孔子誅少正卯，孔子的愚民哲學，居然被公開搬出來了。孔子誅少正卯的殘忍陰謀，章太炎早已揭穿無遺，不料蔣先生在今日各大多數同盟國提倡思想自由的反法西斯戰爭中，竟然主張誅殺思想上的異己。蔣先生已給一切不相信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即新專制主義的人們發出信號了，他要把一切這些人們都當做少正卯，給他們一個很好的結果，就是一個「誅」字。

「中國之命運」第六章所謂「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其基本內容，就是：其一、反對民主政治；其二、反對思想自由。這眞是中國政治危機的所在，中國國民精神（思想）危機的所在。大家知道：中山先生估四十年的革命經驗，其所得的中心思想是喚起民衆。而擇點和「中國之命運」的中心思想正相衝突。或者是擁護民衆，或者是反對民衆。這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革命路綫與反革命路綫的基本，是民族與反民族的基本問題。喚起民衆的中心問題就是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民族力量因此就可以發揚，而反革命路線必將一概加以否認，民族力量因此就可以被絞殺。這也是現在中國國體（在名實不在其名）的問題，是現在中國政體的問題，又是民族生命、中國前途的問題。

我國之所以衰弱，所以被外國人欺侮，是由於民衆被專制政治所壓迫；如果在抗戰以後，我們民衆仍然還要繼續受專制的壓迫，則中國仍將不能轉弱爲強，仍將不能達到解放，一切建設都會無望。這不是我們的危言，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早已證明過了。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代表在大後方所進行的特務教育，所採取的對待青年的手段，是極端悲慘的。青年們純潔的心靈，沒有保護自己的生活和理智去選擇思想的自由。不僅如此，已還有人用「左傾」思想做釣餌，去鈎引某些青年，特別是去鈎引那些活潑有爲的青年，等到他們不及提防上了鈎之後，就立即強迫他們簽字發誓，到共產黨中、到一切地方「暴已」勝力中去當特務，有的並須要以他們的家庭或某種親屬爲質，否則加以格殺。這種方法，甚至施行到十三四歲的孩子們。一切情形完全出乎有理智的人類思想之外，其殘忍陰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這些東西沒有分別，甚或過之。這就是他們的「愛護青年」、「不利用青年」！這就是他們的仁愛眞誠！我們敢向全國同胞大聲疾呼！這是對於青年們孩子們的虐殺！這是中國青年亙古未有的精神大災難！這是我們中國民族的精神大災難！我們不知道「中國之命運」作者的所謂「眞誠篤實的風氣」，是否就是這樣的風氣？要知道這樣的風氣，是由國民黨中央特務機關、宣傳機關、教育機關、組織機關以及三青團部直接主持的。

現在聽說「中國之命運」訂爲大後方青年們孩子們必讀的「聖經」了。一定要把假造歷史、曲解歷史的東西和柴德鄉那套什麼中國倫理理教是世界第一的衣鉢，強迫灌輸到青年們孩子們的頭腦中去，眞是「居心何忍」！這不眞是可悲可嘆，而大大足爲我們民族前途担心的嗎？

我們要爲中國民族前途呼籲，爲中國民衆，中國青年們、孩子們呼籲！也爲我們中國的後代呼籲！要求蔣介石先生，要求一切眞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要求一切抗日黨派，要求一切愛國同胞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反對內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反對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反對新專制主義！讓中國民衆得到自由的呼吸吧！讓中國青年們、孩子們有機會根據自己的理智去選擇思想和追求光明吧！救救青年！救救孩子！救救我們民族的後代吧！讓中國不再回到專制、內戰、黑暗屠殺、特務——這一類的舊路吧！讓以民衆爲主人翁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誕生出來吧！中國萬歲！

評「中國之命運」

陳伯達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担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蔣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羣、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眞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週刊把它登在首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麼中央週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佈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國之命運」既是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就因蔣先生的關係，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當此抗戰處在重要關頭的時候，大家想蔣先生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東西，應該是對於如何準備對敵反攻、配合盟國作戰、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重大問題，有所指陳。因為誰人皆知：今日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是抗戰而不是其他。但大家讀到「中國之命運」後，却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和人們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關於抗戰問題，在全書二一三頁當中，只佔了十二頁半。全書的中心是談內政問題。一言蔽之，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上主張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或新專制主義（雖然形式上仍蔽着「三民主義的帽子」），因此使人們大失所望。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素來鄙視那種掩蓋自己政見的人，蔣先生並不掩蓋自己的政見，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蔣介石先生此書是不同意的，我們既有不同意見，我們就有責任把自己的意見公開出來，以求國人之審察。蔣先生也說過：如有人對國民黨的「行動或態度有什麼錯誤，那你就應該來糾正他，來補救他」，那末好罷，我們就提出意見來，和作者及讀者商討，這應該是完全必要的事。因為蔣先生此書所討論的是關係於中國之命運，關係於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故不但每個共產黨員應該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而且是每個中國愛國人民都應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的。近日國民黨方面竟在圖謀「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國國民黨指導的中央通訊社業已公開發佈了這個消息，可謂到了怪論百出的時期，我們共產黨人自然不能默爾而息。但這種怪論是有根據的，只要一讀「中國之命運」，就可找到這種根據，因此使我們更加不能默爾而息。本文所批評的，限於書中的幾個根本觀點，至於書中的其他觀點以及對於許多觀點的詳盡批評，只好俟諸另文及別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讀者乃至任何愛國人民如果對本文有不同意見，我們希望提出辯論，眞理是不怕辯論的，怕辯論的就不是眞理。無數的國民黨刊物對於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批評得一塌糊塗，我們至今還沒有回答，現在就以蔣先生此書為契機，發表我們共產黨人的意見罷。

（一）關於中華民族

蔣先生此書對於中華民族的了解，和本來的歷史眞實情況完全不相符合。此書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民族血統論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這類怪論去作為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蔣先生也以血統立論，實屬怪事。這類怪論，決不能解釋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平日我們習用的所謂「中華民族」，事實上是指中華諸民族（或各民族）。我們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本來是不用多辯的。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反滿運動，就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舉行的，而且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明明白白寫過：「中國境內各民族」。否認這種見解，等於否認孫中山先生及其主義。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別開生面，承認中國只有一個民族，這是很可駭怪的意見。按照作者的見解，即孫中山先生稱辛亥革命為民族革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又不是無的放矢嗎？蔣先生的意見不明明是和孫先生的意見相違背嗎？

我們請研究一下：漢族和藏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蒙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西來的回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苗族猺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玀玀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用自何經？據於何典？這是從那裏考證出來的？作者引了詩經「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難道現在中國諸民族都是文王的孫子嗎？凡此都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常識，並不需要什麼高深學問才能理解的問題，作者違背了這點常識，枉弄得毫無益處。在此問題上，作者還提出了「婚姻的聯屬」，但是我們也請研究一下，難道漢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記呀！這段歷史曾經是漢民族統治者向匈奴民族統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劇），就使得匈奴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難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現在國民黨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嗎？

把中國國內各民族做那種解釋，則全部中國歷史都變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塗賬。如果照那個解釋，則漢時代漢民族和匈奴的戰爭，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或者說是大小姓的衝突吧）。五胡亂華、南北朝那時代漢民族與各民族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唐時代漢民族和回紇，吐蕃、沙陀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五代時漢民族和契丹的戰爭，宋時代漢民族和契丹、西夏、女眞、蒙古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明時代和蒙古、滿洲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太平天國和同盟會反滿的戰爭，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若然，則岳飛、文天祥、陸秀夫、朱元璋、徐達、袁崇煥、史可法、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李秀成、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以及孫中山先生……這一切在漢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為漢民族和中國河山生色的歷史人物，不就都成為一批毫無意義而死去的愚夫愚婦嗎？而石敬瑭、張邦昌、劉豫、秦檜、洪承疇、曾國藩、張勳……這一切遺臭不盡的漢奸，不又大可以一登廟堂之上」而「受俎豆於千秋」嗎？按照作者關於民族的解釋和歷史的渲染，則全部中國歷史必須完全推翻，而我們民族也等於烏有。

蔣先生說：「至於各宗族歷史上共同的命運之鑄成，則由於我們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們也請研究一下：根據前面所列舉的史實，我們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曾經那末殘酷，那末無情，如果現在按照作者所說，那又將作何解釋呢？是的，歷史上漢民族在反對異民族侵入的時候，是有兩種人的根本分別的：一種人是廣大民衆，他們流血犧牲，抗拒外患，是保衛祖國與光復舊物的基本動力；另一種人則是一些腐敗的統治者，他們在異民族侵入面前，時常採取「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天子之尊」向異民族的侵略者稱臣、稱子、稱姪、稱孫，而每年貢納很多銀帛，殺戮抗戰的大將，以求取得其僥幸（最好請看五代和宋朝的歷史吧）。這些皇帝和臣宰們，時常拿出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法寶來欺騙人民，大概他們對於異族侵略者的這種行徑，也就算是實行了他們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德性吧。但是，這些行徑，對於我們民族又有什麼值得誇耀呢？

照科學的了解，民族的特徵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繫性）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結構。民族的鬥爭是社會分化為階級後的歷史結果，民族的鬥爭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也不是永遠要存在。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是「為人類的永久和平而戰」。不僅如此，在人類大同還沒有實現以前，某些本來曾經是互相鬥爭的民族，但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也竟可能同化起來，變成一個民族，比如：中國以前入居中原的許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漢民族同化了。今天，滿民族在事實上也已同化於漢民族了。但這決不是由於什麼漢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於他們在內地和漢民族雜居，漢民族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後來並且在政治上，都比較他們先進，比較他們佔優勢，而在人口數量上也較優越，這樣就在長期的殘酷鬥爭中，逐漸地同化起來了。

現在是科學昌明的世界。民族歷史必須按照科學去解釋。法西斯主義曲解民族歷史、削改民族歷史、捏造民族歷史的伎倆，決不足為訓，如果拿這種東西作為國民的教本，就會愚弄國民。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提倡這種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弱小民族。我們漢民族本來也是一個很弱的民族，正應和國內一切弱小民族進行平等的民主的聯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們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方面又要拿大漢族主義去欺壓國內其他弱小民族，那就會給敵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於我們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是每個清醒的中國人所應該注意的。

中國和外國的一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總是盜竊「民族」為私有，好像「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請研究一下：民族是由什麼人組成的呢？我們這民族的絕對大多數不是工農羣衆嗎？如果沒有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民衆，我們民族從何處得到衣食住，從何處組成抗戰的軍隊，又從何處有文化？工人農民不正是民族的主體嗎？不正是他們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嗎？不正是他們才眞正配得代表民族的民意嗎？而其他的人，反對工農大衆的人，却自稱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種篡竊嗎？既然勞苦大衆是民族的主體，那末，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是很明顯的道理嗎？把勞動人民看成至下，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國家看成至下嗎？

誰是民族的主體？答覆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的力量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我們民族的組成以及過去所以衰而復興、亡而復存的問題，才解釋得了如何準備反攻、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問題（即要不要動員民衆、實行民主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抗戰後中國誰才應當為主人翁的問題。在幾年前，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共中央許多文獻，曾給我們答覆了這個問題。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却把少數人士和「德性」當成民族的決定者。這就是我們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關於中國之命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點。

（2）關於中國歷史

我們繼續談中國歷史，特別談一談近代中國的歷史吧。中國歷史應該是民衆的歷史，因為沒有中國民衆，就沒有中華民族。中國歷來和自然界戰鬥，和黑暗制度戰鬥，和侵略者戰鬥的主要力量，是中國勞苦民衆。民衆是中國歷史的主要動力。中國民衆歷來創造一切幸福，但是他們自己却沒有了一切幸福。中國勞動人民和民族的苦難戰鬥，但是在過去，一切果實却被少數統治者竊取而去，而自己則仍落到最受苦難的結果。每當中國民衆被統治者剝削壓迫得最痛苦、最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外患也就隨之而來，但民衆又成為「我必復之」的力量。蔣先生說：「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這話是完全不對的。事實上，滿族入關以後，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統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廣大人民羣衆，仍然是最富於民族思想的，並且不斷地進行了民族的鬥爭。歷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轉移，則民衆的自覺力量也越大，在滿清入關以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思想，遠比過去任何異族統治中原時代要廣大、要深入、要長遠。三合會組織的蔓延及其長期不被消滅，就是最好的說明。孫中山先生也說：「……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謂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這是公道話。民衆的民族思想的發展，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隨的，就是腐敗人們奴才思想的發展，而其登峯造極的代表人，就是作者書中所不斷稱讚的「曾滌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記呀！這是滿清朝廷因為他鎮壓有功而給他死後的謚號）。

（本段未完下接第六版）

（上接第五版）至於作者關於滿清的歷史，如此寫道：「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猶能紹漢唐的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爲元代所不及……假使滿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畛限，一視同仁，認識我五族在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但囿於時代與思想的關係，我們非所望於當時的滿清能施行這樣政策，固不可求備太苛。……」這些話裏一點民族思想也沒有，則是千眞萬確的。

清代中葉，中國民族遇到了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挾持其資本主義的優越經濟力量，打開了中國的長城。但中國人民並不是不能抵抗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國抵抗力的薄弱，是由於滿清朝廷一方面在國內各民族之間所造成的民族牢獄，另方面在人民之間所造成的專制主義牢獄。作者說：「我們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爲主因」。這是倒果爲因的說法。中華民族爲什麼會被釘上不平等條約的枷鎖，這難道不是因爲萬惡的滿清黑暗專制政治，使得民氣不得發揮，人民不得奮發起來抵抗侵略者才產生出來的一種結果嗎？如果按照作者的說法，即在訂立不平等條約之前，應該是國勢興盛、民氣興旺的時候了，但是既然國勢興盛、民氣興旺，爲什麼又會有不平等條約呢？

但作者又說：「國恥之所由招致，又必須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這不就是「原因」了嗎？如果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說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如此邏輯，豈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這裏說的是「政治的敗壞」（第一章：作者不願意說是專制政治，此點我們後面當要說及），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讚滿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嗎？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說，「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弱」，所以有了國恥，可是作者不是說過嗎？「滿清道光年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亦以轉移風氣爲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尙器識，其於學術思想則兼取宋學與漢學而歸本於致誠，其立身行事則本於『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軍淮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樣，宜若國恥可以由此減少了，爲什麼又弄得國恥如麻呢？歷史的教訓固然是和作者所說的相反。原來，中國之弄得國恥如麻，恰恰是因爲曾國藩李鴻章們的「湘軍淮勇的成功」。不是嗎？請研究一下：太平天國曾統治了許多省份，時間十餘年，和外國人也有來往，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沒有和什麼外國訂過不平等條約，不就是因此引起洋大人生氣，組織了「戈登常勝軍」，使太平天國內外受敵而陷於失敗嗎？如果太平天國獲得勝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國，發揚了民氣，創立了國防，則外國侵略者就不可能給我們這樣多的國恥。所以我們說，湘軍淮勇的成功就是民衆的失敗，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衆失敗，洋大人成功，國恥自然就多起來了。

應該介紹孫中山先生的兩段話：

其一，「從前衰弱，實因滿清專制淫威所致」。

其二，「在二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犧牲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便非提倡民權不可」。

孫中山先生的話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遺訓在其信徒中的被遺棄，不是很可悲涼嗎？

要救中國，必須發揚民權，必須把舊中國重新改造，這不是天經地義嗎？其所以要把舊中國重新改造，不就是因爲舊中國的統治太黑暗、太殘酷、太落後、太虛僞嗎？不就是因爲舊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無孔不入地剝奪廣大人民——首先是農民——的血汗，使得廣大人民飢寒交迫，因而使國民經濟不得發展起來嗎？不就是因爲舊中國的統治方法，從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權，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死及其政治活動嗎？不就是因爲舊中國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嗎？不加改造的舊中國，如何站得起來，如何能夠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戰爭中，不求進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夠最後戰勝敵人？然而不幸「中國之命運」的作者，竟把這樣的舊中國寫成「黃金世界」：海禁開放前，舊中國的經濟是發展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風氣倫理是那末好，一切都幾乎是全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是一切都那末好，爲什麼打不過外國侵略者而且要時常與當時的敵人作城下之盟，訂立那麼多的不平等條約呢？本書的自相矛盾，這又是一件。

爲使讀者明瞭起見，把作者所描寫的中國古代「黃金世界」抄列於下，讀者一見，就知全是妙文。

關於經濟：「我們立國的基礎，本是農業。全國的農業，除邊疆省區外，分佈既不失均衡，故全國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遠。政府對全國交通的計劃，平均周遍，歷代相承。經濟的趨勢，雖起自河流而傾向海岸，然而建國的成規，並不見有什麼偏枯的現象。」（原書五九頁）

關於社會組織：「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在血統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鄉社。兩方面的系統都很分明，兩方面的訓練和教育，亦最爲古來的賢哲所致力。由個人日常生活的儀規，推而至於家，則有家禮，有家訓；推而至於族，則有族譜，有族規。在保甲則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其自治的精神，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恃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衆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社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穀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禦姦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出鄉社的羣力以從事於修築和疏濬。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禮運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常活躍於中國固有的實際社會之中，而表現其具體的成績。」（——六一、六二頁）

關於社會風氣：「社會風氣，五千年來尤爲我國先聖先賢所終身倡導和致力不倦的大業。……社會的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苦儉樸，崇禮尙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存於世界，此實爲其基本原因。」（——六二、六三頁）

關於「倫理」：「我們中國古來的倫理哲學，對於人類社會相繫相維之道，有詳密精深的研究。社會的組織雖有不斷的演進，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長幼之序，乃至鄰里相恤，疾病相助，實爲社會生活不變的常理。」（——六七頁）「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爲崇高的體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中華民族仍虛心接受外來的宗教，且能夠攝取外來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與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互相發明。」（——六九頁）

猗歟休哉！使我們走進了一個極樂世界。但是，既然舊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是那末好，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卻提出了「農業中國、工業日本」，那麼歡迎保留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呢？既然舊中國的保甲制度是那末對人民有利，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卻在淪陷區大大推行保甲制度呢？既然舊中國的社會風氣和倫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爲全世界所不及，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卻在淪陷區大大提倡中國「固有文化」、「東方固有道德」呢？難道日本帝國主義匪徒眞的愛起中國民族來，所以要中國人去保留、發展這些「好」東西，來破壞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嗎？歷史的眞理，有的要等待深思熟慮的思想家來發現，有的則雖愚夫愚婦亦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匪徒之所以特別要中國人去保留發展這一切腐朽的陳舊的落後的東西，就是因爲這些東西是絞殺中國歷史發展的工具，是絞殺中國人民反抗的工具，是絞殺中國人民自覺的工具。蔣先生竭其全力去頌揚這些東西，其用意究竟何在呢？蔣先生所喜愛的這些東西，日本法西斯也喜愛，難道也是「口之於味有同嗜，耳之於聲有同聽」嗎？至於蔣先生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我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爲篇幅所限，暫不詳論。

（3）關於中國近代思潮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喜歡中國人保留中國各種舊東西，不喜歡中國人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近代化——就是說不喜歡中國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進的東西，不喜歡中國人有科學、有民主、有自覺。因爲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進的東西，因爲科學、民主、自覺這類東西，會使得中國變成近代的強盛中國，就不利於侵略者，所以不平等條約是成爲中國人接受和發展西方先進的東西的桎梏。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的見解卻相反，好像因爲有了不平等條約，才使得中國人接受了歐美先進的思想，所以不平等條約是不好的。特別對於五四以來的各種新文化，作者極盡了譭謗的能事，所謂「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其重點就是對此而說的。

什麼是五四運動呢？請讓我們先引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的一段話：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因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而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階級又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份人的統一戰綫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爲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建立了偉大的功勞。」

所以，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自我覺醒的偉大新紀元。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沒有土地革命，沒有六年來的大抗戰。五四運動之所以遭受一切反動派反革命派的痛恨，其故即在於此。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受苦受難，並在中國培養一批洋奴才，從曾國藩、李鴻章起，到現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在中國的一切徒子徒孫爲止，這批洋奴才始終爲外國侵略者服務，不因爲他們主張中國舊文化、舊倫理、舊道德而就可以說不是洋奴才。但另一方面，卻又迫得中國人民從迷夢中驚醒起來，迫得中國人民要求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用來反對外國侵略者及其在中國的奴才。中國人民的先進者，反對舊中國的黑暗的、殘酷的東西，因爲這些東西，便利於外國侵略者及其狗奴才。中國人民的先進者，接受外國先進的光明的東西，因爲這些東西不利於外國侵略者及其狗奴才。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中國的革新思想，從太平天國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起，便以開始了。譚嗣同的「仁學」，對於中國舊倫理舊道德的網羅，即作了一次勇敢的衝決。那時思想的反動派西太后的奴才如葉德輝、張之洞等類人，便已在這種革新運動面前哭泣咒詛，他們都一致說「倫理」、「聖道」是永遠不變的。這種見解一直到現在仍成爲中國一切漢奸、一切反動派的衣鉢。五四運動形成了思想上的狂飆運動就使得許多頑固派、反動派、洋奴才都驚駭得不知所措，表現了新力量的不可抵抗。然而歷史運動是曲折的，有的繼續前進了，有的中途停止了，有的變節向後轉了。始終成爲新文化的中流砥柱和衝鋒陷陣的戰士，只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和中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們代表了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方向，永遠不變，永遠不妥協，是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偉大體現者。

「中國之命運」的作者這樣寫道：「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其流風之所至，一般人以爲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他們崇拜外國是一樣的，其所以各種派別，是由於外國不只一國，外國的學說也不止一派，他們各仿一國，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門戶，入主出奴。各國的學說既不斷的變遷，所以他們無論那一派的持說，也是不得不隨之不斷的變化的……。至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治，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爲中國而學，亦要爲中國而用的立場。」請研究一下，世界各國先進的思潮，確實是有不同的，因爲有一種進步思潮，比如民主主義（反映某一種進步的時代）（反封建時代），爲某一定進步的革命的階級所需要，又有另一種更進步最進步思潮（共產主義），則又反映另一種更進步的時代（反資本主義時代），爲某一定進步的、革命的階級所需要。近代中國處在全世界大變革時代，中國內外各種關係、各種階級、各種社會人物的鬥爭，錯綜在一起，因此，那怕在同一時候，世界各種不同的進步思潮都可能爲各種一定的社會階級代表所接受，並形成一定的合作。

（此段未完下接第七版）

（上接第六版）比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孫中山就接受西方林肯等人的民主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後來又接受俄國革命經驗。孫中山說過「以俄爲師」而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接受了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兩方面在一九二四年後，就形成了彼此的合作，這是對民族極有利的，大革命業已證明了。又比如中國還有其他一部份自由主義者或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都反映了一定的階級或階層，而根據其需要，也可能在一定時候及一定問題上和共產主義形成一定的合作，這是對民族也有利的，許多事實也證明了這一切。是否「一切於中國國計民生」，必須以民族利益民衆利益爲考驗，除此以外一切就都是詭辯。蔣先生在此公開反對英美的自由主義思想與蘇俄的共產主義思想，實在可怪之至。一切法西斯國家以及漢奸汪精衛，不正是每時每刻都在狂吠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嗎？蔣先生此書一出，難道不怕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汪精衛等引爲同調，而使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們覺得可惜，覺得齒冷，覺得寒氣嗎？

其次，世界各國不但有進步和革命的思潮，並且也有反動和反革命的思潮，因爲中國既然有進步與反動、有革命與反革命，那末世界的反動反革命思潮，也就會被某些中國人所歡迎，所崇拜。別的還且不說，舉一個最淺近的事實，國民黨官方出版的「三民主義半月刊」和「中央週刊」，不是正在大大宣傳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並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尊爲世界「六大領袖」之二嗎？這還是公開的，因爲法西斯主義太臭了，太違反民族利益了，太不利於同盟國了，太爲德意日這類匪幫張目了，所以有些人也就不便明目張胆，公開掛法西斯主義的招牌，而用各種掩蔽形式去販運法西斯的私貨，到處推銷。這不僅是有一些國民黨官方中小人物如此做，就是大的人物也竟然如此做，這難道不是天下共知的嗎？

又其次，各立門戶，「入主出奴」。每一個人亦應該自己想想的，中國有一位大人先生，當俄國十月革命後和中國大革命時候，認爲聯蘇對他是有利的，於是自己就跑到蘇聯去請教一番，並派自己的兒子到蘇聯去留學，並宣稱「中國革命必須受第三國際領導」。後來反共了，反蘇了，於是到了東京會見日本特務頭子頭山滿，宣稱中日聯合之必要，於是又拚了「外國的」基督教。後來，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了，就又趕快派遣了自己的兒子及大批黨徒到德國去留學，學習法西斯主義。貨幣靠外國，軍械靠外國，有幾十年，還依靠這些去專打革命的中國人。而計劃實際戰爭的却又是外國人——其中有一個很著名的德國人叫塞克特，是德國國防軍的領袖，還來了一個德國警察廳長，專門傳授特務方法。抗戰了，貨幣、軍械還是靠外國，連仗都想專門依靠外國人去打，這些都是什麼？不正是在體「入主出奴」的思想和行爲嗎？這不就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嗎？

至於要說到共產黨，那末倒也可以算一算看。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的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個思想上，不但和蘇聯共產黨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國共產黨思想相同。但是，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正是要求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人根據自己的國情提出政綱，決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工作，正是這樣做的。他們爲中國民族中國人民而創造了的各種進步力量，完全不是靠「外國」起家的，沒有一件軍械是靠外國幫助的，也沒有靠過外國錢作戰，戰略也全靠自己，一切都是「自力更生」。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抵抗日寇在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從來不要想外國人替中國人打仗。在中共勢力所及的地方，更從來沒有和外國人訂立過一條或半條的不平等條約，例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淞滬協定之類。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策和行動，到處爲中國人民所歡迎，因爲是符合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更從來沒有今天依靠這國，明天依靠那國，「入主出奴」、翻雲覆雨的事。上述的一切，都是中國共產黨思想指導的結果，實義是一個十全十足的「爲中國而學，亦爲中國而用」的中國人自己的革命政黨。在中國再沒有可以和它相比擬的了。

中國從來斷然有兩種文化傳統思想：一種是民衆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種是反民衆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代中國一開始時候，太平天國與孫中山就是代表前者；曾國藩及現在中國的一切反共反人民份子，就是代表後者。不管太平天國有外國的思想（自由平等博愛），却是眞正代表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英雄；不管曾國藩滿口舊中國的仁義道德（五倫九常），却仍是雙重的奴才，滿奴才和洋奴才。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中國從來以至洪秀全、孫中山一切優良的革命的傳統；而一切反動派則繼承曾國藩，葉德輝的傳統。反動派想取消前一種傳統，保留後一種傳統，而我們則正相反。關於中國思想文化問題上的分別，就在這裏。

（4）關於國共關係

蔣介石先生關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抹殺了各種主要的歷史事實，而且對於忠勇爲國的中國共產黨做了極其「忍心害理」的誣蠛。書中這一部分是具有絕大挑撥性的文字，想由此煽動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仇恨。這一頁重大的歷史，關係中國的命運太大了，不可以不表而出之。

一九二四年，即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指導之下進行改組，形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當時孫中山先生偏處廣州一隅，革命旗幟不鮮明，甚至實力不出大元帥府一步，軍、政、財……一切權力都有在假革命之名行反動之實的軍閥手中，而國民黨更無一處有健全的革命組織，足以爲革命的輔翼。就是在這樣時候，在孫中山先生的英明遠見、要求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援助的條件之下，中國共產黨就挺身而出，援助了孫中山先生，合以蘇聯在各方面的援助，遂使得國民黨改組成功，開闢了中國革命完全嶄新的局面。

首先，在革命旗幟方面，當國共合作以前，國民黨並沒有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社會制度的政綱。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本來限於反滿，在反滿以後，民族主義早已缺乏內容，即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所寫的「中國革命之經過」，也如此表現，這是歷史事實，全部中山全集可以作爲歷史的證明。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主要內容，沒有反帝，中國就將永遠不能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更將沉淪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明白揭出反帝革命的旗幟，推行反帝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革命運動，這是使中國革命走上完全新的界段，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大指標。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在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前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東西，此種舊民主主義，並沒有包含徹底地反對封建社會制度、解放廣大勞動人民的內容。必須明白揭出反封建的口號，才使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有了新的內容。中國革命民衆必由此始能重新獲得革命的方向而動員起來，中國國民黨必由此始能重新走上革命的正確道路，而和革命民衆結合起來，開始革命的新生命。

請問誰首先給中國民衆提出了這個明確的革命政綱？誰幫助了孫中山先生把這個革命政綱變成國民黨的政綱？請問這不是中國共產黨人是誰？請問辛亥革命以後，國民黨即和民衆隔離起來，爲民衆和青年所冷淡，而改組後則情形就大不相同，國民黨又開始和民衆聯繫起來，國民黨又開始爲青年所注意，這還不是因爲有了新的政綱、有了這反帝反封建的政綱？而國民黨之所以有此，除了孫中山先生的英明遠見以及一切眞正贊助孫先生這個英明遠見的國民黨人之外，是不是應該感謝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應該歸功中國共產黨？「中國之命運」的作者，是曾身經過這一段歷史的，大家都捫心自問吧！爲什麼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呢？請問抹殺這一段歷史，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其次，在國民黨改組前，國民黨的組織情形又如何？那不是幾乎一切都被軍閥、政客、貪官汚吏、地痞、流氓所把持所壟斷的嗎？那不是既無革命的組織、又無革命的宣傳的嗎？革命的工農羣衆及小資產階級羣衆不是都關在黨外嗎？但改組以後的國民黨的組織情形便不同了，直到「清黨」爲止，國民黨的組織情形變得有生氣了，成份改變了，國民黨的組織變得眞像是革命的組織了，因而促進了大革命的勝利。請問這不是中國共產黨人所幫助所規劃的功勞，是誰的功勞？大家都捫心自問吧！爲什麼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呢？請問抹殺這一段歷史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又其次，在國民黨改組前，孫中山先生大元帥府所指揮的軍隊，有那支算得起是革命的軍隊，有那支能打得仗的軍隊？中山先生進行多少年的北伐，有那次北伐成功了？可是在改組後，情形不同了，培養革命軍官的黄埔學校建立起來了（開始創辦組織這個學校的是孫中山先生、廖仲凱先生和俄國顧問，當時「中國之命運」的作者並不認識這個學校的重要，他不願當校長呢），由此革命軍隊也建立起來了，革命軍隊的政治制度也建立起來了，這就很快地兩次打敗了陳炯明，又打敗了楊希閔、劉震寰，最後得以進行北伐的戰爭。當時這種革命軍隊的建立和戰績，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中山先生摸索了幾十年沒有摸到門徑，但一旦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和蘇聯合作，幾年之間，便有如此偉大的軍事成就。國民黨勢力之所以得到武漢南京，所以有今天，是誰之功呢？大家都捫心自問吧！爲什麼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呢？請問抹殺這段歷史，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蔣先生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爲組黨的精神，他絕不像其他黨派以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爲結合的本能。」好吧，就看歷史吧！歷史是做判斷的公正人。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幫助是那末大，那末起決定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後，國民黨所有的革命事業和中國共產黨的名字完全是分不開的。就說打仗吧，兩次東征，幾路北伐，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無不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犧牲了多少。蔣先生在爲黃埔同學錄寫序言的時候，也不能不承認共產黨人所流的血和國民黨人的血是分不開的。但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究竟出了什麼「常德」呢？在統一廣東後，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既獲得了一定的地位，於是就打算到那本來是他所依靠的共產黨人身上了。爲着達到其打擊的目的，就製造了三月二十日的所謂中山艦事件。這事件據作者說，是共產黨陰謀的，但歷史教訓是很多的，希特勒焚燒國會不也說是德國共產黨人的陰謀嗎？當時中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所以舉行這個三月二十日的罪惡的陰謀，第一步就是爲的造成藉口，以便把中國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從黃埔軍校中，從國民革命軍中的主要工作職位上驅逐出來，並爲的實行在國民黨內限制共產黨人，當時進行這種陰謀的人，很明白中國共產黨不願破壞統一戰線，正是以爲他們誠實可欺而進行的。請問這就是「道義」嗎？這就是不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嗎？這就是不「利害自私」嗎？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然而製造三月二十日事件的陰謀的人，還沒有準備就在那時把共產黨人一網打盡，因爲他還沒有到達南京，還有利用共產黨人之處。現在姑不論當時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業已開始，造成許多重大錯誤；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繼續主張國共合作，擁護北伐的路綫顯然是正確的。正是由於這個路綫的正確，中國共產黨人英勇的參加了北伐的戰鬥。當時威震中外的各個主要的國民革命軍，其黨代表與政治工作人員的，其大多數不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嗎？中共黨人並在全國南北各地組織民衆，組織便衣隊，組織上海工人三次起義，來響應北伐軍，因而造成了中國空前的大革命。大資產階級代表一方面覺得還有利用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的必要，使得自己可以達到南京，獲得全國的地位；另方面則早已準備下一旦到達南京，獲得全國地位的時候，就要實行清黨大屠殺。當時共產黨人的錯誤就是太老實了，沒有在幫助北伐，發動大革命的時候，同時注意大資產階級這種反革命的殘忍陰謀，而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的罪惡，就是在乎實際上幫助了大資產階級這種反革命陰謀的順利實現。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開始的清黨運動的悲慘，在全國歷史上找不到前例，即在全世界歷史上亦找不到前例，無數忠勇爲國的共產黨人、革命工農以至國民黨內眞正忠實於孫中山先生革命主義與三大政策的人，都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流血在大資產階級劊子手的刀下。同胞們！同志們！這就是昨日同盟者的「道義」，這就是大資產階級的「公」與「誠」，這就是不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這就是不「利害自私」，而老實被殺的人倒是「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倒是「利害自私」。嗚呼！吾誰欺，欺天乎？

我們許久沒有談起上述這些事了，我們在抗戰中眞是相忍爲國的。可是蔣介石先生竟然又提起這些事來，並對共產黨加上各種忍心害理的誣蠛。眞的，對於我們共產黨人，對於一切有正義有血氣的中國人，如果不提起這件事便罷，若是提起這件事，血就湧上心來。因爲我們共產黨人流了血的呀！這是全國無數革命有爲的青年和工農勞苦羣衆流了血的呀！這是全民族精華的血呀！自淸黨以來，死在國民黨刀下的人眞是太多了！眞是太多了！眞是太多了！

（下接第八版）

（上接第七版）

蔣介石先生說：「當時汪共同謀的內幕，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銘利用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蔣先生發出的問題是可笑的，然而是含有重大陰謀在內的：這就是要誣共產黨是和漢奸汪精衛有勾結。好吧，我們來說歷史！大家知道：在大革命過程中，不但當汪精衛還革命的時候，有過「汪共同謀」，同時當蔣先生還革命的時候，也有過「蔣共同謀」。當汪精衛還革命的時候，為什麼不可以和他同謀呢？正如當你蔣先生還革命的時候，為什麼不可以和你同謀呢？不於說到「利用」，那末歷史的事實既然那樣清楚，誰存心利人還不明白嗎？共產黨人無「利用」什麼人之必要，而只是認為在對革命有利的條件下，有和一定的人們合作之必要；而另有一種人則確是存心利用共產黨人的，對他有利的時候，就利用，一等到他得了地位的時候，就拿了朋友去屠殺，這裏包括汪兆銘，也包括蔣介石。

這裏倒要問問蔣先生：九一八以後，汪兆銘是和蔣先生同謀很久的。汪兆銘在「汪共同謀」的時期，並沒有簽訂賣國協定，也沒有跑出去當漢奸。但在汪蔣同謀時期就完全不同了，汪兆銘當了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賣國政策，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又發表了「睦鄰宣言」，因此還和日本交換了大使。抗戰後，蔣先生當了國民黨總裁，汪兆銘當了國民黨副總裁，並被國民黨中央委任為參政會議長……而他竟從重慶逃往南京，當起天字第一號大漢奸來。這一切同謀的內幕，我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蔣介石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兆銘利用蔣介石呢？還是蔣汪互相利用呢？

關於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裂，後來綿延十年的內戰，蔣先生認為「追原禍始，仍不外乎是由於這漢奸汪兆銘一手造成的所謂『寧漢分裂』的一幕慘劇而來」。這實在未免太看輕作者自己、而太看重了漢奸汪兆銘了。請研究一下：寧漢是怎樣分裂的？豈不是因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開始的「清黨」嗎？此「清黨」的「一手造成者」是誰？豈不就是你蔣介石先生嗎？當時汪兆銘到武漢投革命之機，是在寧漢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後，而不是在寧漢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前，帝國主義與南京反動政府共同威脅武漢，汪精衛就由動搖而反動起來，到了那時，汪精衛的清共不就馬上趕上了你蔣介石先生的清共了嗎？

總觀作者這一段的深意，似乎以為假如沒有武漢政府，則共產黨，早已一網打盡，早就沒有什麼「共產黨問題」了，因此，作者感到憾恨。可是：作者錯了，無論在任何場合，共產黨是殺不盡的，死不完的，中國共產黨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歷史早已證明過了。

蔣先生灑融列了一大片關於共產黨的所謂「罪狀」，但那些所謂「罪狀」，決不能任憑蔣先生想怎樣說就怎樣說去。多年來所結集的百數十萬民族精華的生命，東征北伐的大勛力，蔣介石先生尚且不惜加以殺戮，更編造「罪狀」，有什麼難事？還談什麼「良心」？中國共產黨人知道：要殺戮必須把被殺戮的人的功績完全改成罪狀，這當然也是「殘忍陰謀」中應有的「邏輯」。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無數的革命憂患，早已看穿了這批自稱代表「仁義道德」「固有德性」的人們是怎樣一種劊子手大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仁義道德」呢？男盜女娼呢？如見其肺肝矣！

這是不錯的：「這一段革命的教訓太痛苦了，國家的損失太大了，人民的犧牲太慘重了」。但劊子手們的悔禍之心何在呢？

十年內戰，殆歸罪於誰呢？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被迫得去為自衛而戰，這也不行嗎？難道真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難道一切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都要像羔羊一樣，不能拿起武器保衛自己，反而甘心去受騙、受捕、受刑並受殺嗎？讓農民得到土地，使得他們可以很好發展自己的生產，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在土地革命中所做的工作，同時也就是我們「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情果然是「罪」嗎？為全民族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謀福利，我們是有罪嗎？「軍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壞我國和平農村」者是誰呢？請查閱你們官方自己在十年中所發表的數目字吧，你們每天總發表昨天在那裏那裏「殺匪」幾百幾千幾萬，今天在那裏那裏「殺匪」幾，幾，幾萬，這所謂「匪」者無他，我「和平農村」之和平農民是也。所謂「剿匪軍」者，這裏燒一城，那裏燒一地，大砲也，飛機也，機關槍也，這些外國所供給的東西，都集中起來轟炸我國「和平農村」，甚至連「我國和平農村」在田裏的稻穀，都要加以燒燬而後快。這就是「公」！這就是「誠」！這就是「仁義道德」！

中國共產黨人和民衆在一起，喫苦奮鬥，領導紅軍突破「圍剿」，終於保存了「中國最優秀的民族精華，鍛鍊了一支身經百戰的民族大軍，能夠在偉大抗戰中抵抗在華敵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支持了中國半壁河山。向使只有國民黨的軍隊，沒有共產黨所鍛鍊出的這支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抵住那樣大數目的敵人，能夠獨立撐住敵人的進攻嗎？如果國民黨軍隊不能獨立撐住，則敵人不就早已長驅直入重慶、昆明、西安、蘭州，中國安得有今天？中國安得被列為四強之一？而國民黨當局諸公亦安得仍然安安穩穩地坐在重慶？

蔣先生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但是事實又是如此：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三民主義就沒有新的內容（首先是民族主義中的反帝廢約的內容），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大革命以來直至今天的中國國民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可設想，即六年來大抗戰的局面亦不可設想。中國共產黨生來就是為民族和人民謀利益的，而它幫助人做好事，本來也沒有自誇的必要，但是許多狠心的國民黨人對於中國共產黨不但採取「過河拆橋」的手段，而且還極盡誹謗誣衊之能事，共產黨人還有一張嘴巴，駁斥這些反革命的誣衊是完全必要的。

中國共產黨人的忠心為國，是天下共見的。在西安事變前，中國共產黨人屢次向國民黨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抗戰。但有的國民黨人以自己的自私度人，卻以為這是共產黨「走頭無路，迫而出此」的結果，可是西安事變爆發了，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趁火打劫」，而且以殖民族團結，不記清黨之役和十年內戰的血海深仇，毅然決然主張釋放蔣先生。但蔣先生雖被釋放了，卻還是要設法消滅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以怨報德」——總是資產階級的哲學。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戰實現，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馳赴前線，深入敵後，戰功卓著，名滿全球。但國民黨人對之採取了如何的態度呢？不但封鎖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消息，而且仍然在那裏大批的捕共產黨，殺共產黨，關共產黨，派遣大批特務鑽進共產黨中來，企圖這樣內外夾攻，使得共產黨完全「消滅」。甚至在敵後，國民黨人領導的軍隊不打日寇，而去打那樣打日寇的八路軍新四軍，形成與日寇共同夾擊八路軍新四軍的局面。然而這些都不叫做「利害自私」，而都不叫做「殘忍陰謀」，都不叫做「機巧權術」，而卻是叫做「至公」，叫做「至誠」，叫做「不自私」呢！

對於上述這一切，我們也是以為「相忍為國」，許久都不願見之口舌和筆墨。但蔣先生在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中既然如此集矢於中國共產黨，近日國民黨又經過中央社發表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消息，同時準備武力進攻邊區，我們對於是非黑白，如果再要緘默，則不但對不起無數流血犧牲的共產黨員，而且也對不起全國人民，對不起中華民族，對不起二十二年的歷史。

「中國之命運」的第七章，「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這是全書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在實質上說來，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其中心思想就是國民黨即中國，中國即國民黨。法國專制暴君路易十四「朕即國家」的思想，是完全復活了。此章對於全國國民和青年，字裏行間，充滿了威脅和利誘，要他們一致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對於共產黨則充滿了殺機。特別其中說到「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顯然是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而說的。作者說：一大家如果不肯徹底改變其封建軍閥的作風，和沒有根本放棄武力割據的決心，那就是無論怎樣寬大，決不會發生什麼效果，亦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法了」。首先請研究一下蔣先生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的「寬大」。我們很不了解，一直到現在，還在捕共產黨，殺共產黨，關共產黨，打共產黨，派遣大批特務鑽進共產黨，這些是否就叫做「寬大」？好吧，就算是共產黨一萬個該殺，但是共產黨以外的許多黨派，許多社會團體，許多文化組織與經濟組織，一切無黨無派的公正人士，一切純正的青年甚至一切真正愛國不願反共的國民黨員，他們總算沒有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糾葛了，他們得到過什麼「寬大」？他們有發表自己思想的自由沒有？他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他們有讀書的自由沒有？他們有要求民主的自由沒有？他們有要求不當特務的自由沒有？那些國民黨人如孫夫人宋慶齡、何香凝等等，幾千幾萬的人們，有說話和行動的自由沒有？不說政治，來談經濟吧，在大後方農民沒有要求減租減息的自由也不必提了，最近連工人都沒有獲得工資的自由也不必提了，但是中小工業資本家，沒有發展自己經濟的自由？各種小生產者有沒有發展自己生產的自由？不是一切都壟斷乾淨了嗎？壟斷者使他們得不到血本，因而使生產逐漸衰落了嗎？難道這一切也都叫做「寬大」的嗎？

但是蔣先生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的寬大是切實有的，這就是對於土豪劣紳的寬大，對於貪官污吏的寬大，對於幾百個反革命特務大隊在全中國境內橫行霸道無法無天的寬大，對於日本第五縱隊的寬大，對於汪精衛漢奸黨的寬大，對於日本奸細陶希聖、吳開先的寬大，對於二十三個投敵將領的寬大，對於洋狗坐飛機的寬大，對於孔令儀小姐挾帶大批嫁裝坐飛機到美國去結婚的寬大。……好了，蔣先生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確實有了無數的寬大。但是試問這些寬大，對於國家民族有什麼利益呢？除了盡情盡量的破壞一切抗日人民的積極性、自信心、自尊心與創造力，除了把國家民族引入絕路，還有什麼別的結果沒有呢？

其次，請研究一下「變相軍閥」。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抗拒敵人在華半數以上的兵力，國民政府不發餉，不發彈，不發餉，而他們竟能如此作戰，這是史無前例的最勇敢的民族先鋒隊，這就是「變相軍閥」嗎？八路軍新四軍出自民間，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擁政愛民，自力生產，而又為民衆所愛戴，這就是「變相軍閥」嗎？如果有人硬要加以「變相軍閥」之名，則試問，這種「變相軍閥」對於國家民族何害？對於人民何損？反之，不是越多就越好嗎？不是越多抗日就越有力嗎？不是越多人民就越有保障嗎？我們倒要查查中國境內的真正軍閥了。一切反共反人民的東西不都是真正的軍閥嗎？真正的軍閥在中國境內橫行無忌，跋扈已極，卻敢於誣為共產黨人為「變相軍閥」，真不知人間有恥事。

再其次，研究一下「新式封建」。比如陝甘寧邊區吧：這裏有民主政治，這裏有人民的安居樂業，這裏有軍民的一致熱烈發展生產，不斷出現勞動英雄，這裏的人民與人民，政府職員與民衆，軍隊與人民，大家都相親相愛如一家人，這裏在短短幾年之間，便一掃過去在軍閥官僚豪紳特務統治下的荒涼與貧困，大家逐步走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這就是「新式封建」嗎？如果有人硬要加以「新式封建」之名，則試問：這種「新式封建」對於國家民族何害？對於人民何損？反之，不是越多就越好嗎？不是越多就是三民主義實現得更快嗎？不是越多就是中山先生遺囑更可以在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嗎？

我們又要查查中國境內的舊式封建了。殘酷的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比秦始皇還厲害百倍的寡頭專制政治，幾百個橫行全國的反共特務大隊，這不是中國式的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政治嗎？

我們不知道蔣先生所說的「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法」，是否即是指非內戰不能解決。若然，我們敢為民族請命！為人民請命！難道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還不夠慘嗎？

蔣先生說：「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蔣先生全書的精神，可以「對內」二字概括之。但是我們知道：今日大好江山還淪陷敵手，英美已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那些東西都在淪陷區，不戰勝日寇，一切就都是空話。抗戰前途還極多艱難，今日基本問題仍然是對外——即共同對日，而不是對內——即準備內戰。蔣先生提出或者是「精誠團結，奉公守法」八個字，或者是「詐欺虛偽，毀法亂行」八個字，而且說道：「這是我們中國命運的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之中」。但是有問題還是要請問的：製造摩擦發動內戰，「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是否即「精誠團結」？降敵叛國者不加討伐，抗敵有功者不加褒賞，貪污橫行，豺狼當道，封建壟地，專制自私，是否即「奉公守法」？威脅利誘青年去做特務，要他們鑽進共產黨，鑽進國民黨以外的一切所謂「異己」黨派，「異己」團體，鑽進一切民衆團體，鑽進文化界教育界，經濟界，要他們不做正派人而做兩面派，是否即「詐欺虛偽」？拒絕實行三民主義，拒絕實行抗戰建國綱領，而且所做的適和三民主義及抗戰建國綱領相反，是否即「毀法亂行」？在此抗戰時期，不出於這二年之中，要在國內「決定命運」，是否意味着要在今明兩年之內組織國內戰爭，消滅一切「異黨」？我們是[illegible]蔣先生給我們解釋這些問題的，因為我們覺得：自從有了法西斯主義或公開地或掩蔽地在中國出現以來，字典上就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了。如果「中國之命運」竟然成為內戰的工具，則蔣先生將何以自解於國人？

（下接第四版）